

【採訪撰稿/張宗智】

每年暑假，許多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華人子弟會回到台灣學華語。他們探親尋根兼度假，有些美國大學還承認他們在台灣選修中文的學分。一趟台灣行，一舉數得。世界華語熱，熱的不見得是中華文化，而是台灣和大陸的華人經濟市場。這些認同美國的ABC也多少感染了喧股氣氛，暫時把法文德文放一暈，在學校也忙著學起華文來。台灣的華語教育一向不受重視，從師資到教材，都沒有有一套評選審核的標準。當前中國大陸甚至美國都在積極推廣華語教育，面對他們的競爭，除了說中文的環境，台灣的優勢在那裡？「他們回來尋根」每年暑假一批批華裔子弟，從親戚的帶領、與語言中心的教師口中，一點一滴拼湊驗證他們在美國聽到的台灣或中國。中午十二點，台北師大綜合大樓的下課鈴聲響起，六、七兩樓國語中心的六十二間教室裡湧出各種膚色的學生。一時之間，窄小的走道因為人聲聚集而喧嘩起來。英語、法語、德語、日語、韓語甚至泰國話等各國語言，隨著三五各自成群的學生混在空氣中，其中隱約還夾雜了一些似乎用了很大的勁力，才吹吐捲舌出來的華語。往偌大的學生休息室裡望去，不難從他們的膚色、臉型和使用的語言猜測出這些人可能的來歷。不過也有例外，像說英文的就不全是金髮碧眼。許多具有華人面孔的年輕人，在這裡也可以輕鬆流利地和外國人用沒有中國腔調的英文談天說笑，一點都沒有障礙。但是說起國語，他們反而吞吞吐吐，還有些美國口音。這些人大多是所謂的ABC，也就是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每年暑假，許多ABC會回到台灣，在各公私立的華語中心學說國語。其中，師範大學國語中心是他們的大本營。國語中心主任葉德明表示，今年三百卅四名暑期生中，超過八成都是華裔。葉德明表示，會回到台灣學華語的ABC，父母大多來自台灣，而這些第二代華裔子弟幾乎都是美國各大學的學生或研究生。他們趁著暑假回台探親度假之便，完成另一項任務；「他們要回來尋根，」葉德明說。「我覺得自己和台灣有一種關係聯結著，」耶魯大學音樂暨東亞研究系的蘇郁然在台大校園內的史坦福語言中心學華語。她說自己在美國幾乎不用中文，而身為中國人不會講中文「有點不應該」，加上她的父母從台灣來，所以很想到台灣看看。每年暑假一批一批到台灣學華語的華裔子弟，除了看看甚少謀面的親戚外，多半也為了自己的中國血統，順道來一趟尋根之旅。他們尋根的方法，無非是由台灣的親戚帶著他們到處逛逛，或利用在各語言中心學華語的機會，從老師的口中一丁一點拼湊驗證他們在美國聽到的台灣或中國。十九歲的史丹福大學經濟系學生劉政東說，是中國人就應該了解中國人的語言和文化，這也是他回台灣學華語的原因。「而且我們還有很多親戚在台灣，」劉政東和在一旁的賓州大學學生姚培嘉邊聊邊用中文歪歪扭扭地寫下自己的名字，然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著用英文說：「我們認得的中文字不多。」除了認中文字較吃力外，這群ABC多少都會

說點中文，這或許跟他們父母堅持在家一定要說中文有關。但是來台灣學華語，他們不但要學著說，也要跟著認點中文字。由於分班大致以認字能力為標準，有些中文口語表達能力不錯的學生，因為認不了幾個中文字而分到初級班，跟一些從來沒有學過中文的外國人一起上注音符號和基本對話句型，有時候上課不免覺得無聊。劉政東就抱怨說：「他們都讓我唸些小學生的東西。」不過，幾個月的訓練下來，有些程度不錯的ABC，甚至可以閱讀和翻譯文中文字。就讀密西根大學的黃齡嫻，平常在家裡都用國、台語交談，在大學雖然修過一學期的中文課，但是她覺得根本沒用。剛到台灣時，黃齡嫻還不大會認國字，但是學了幾個月的中文後，她已經可以用中文和在美國的父母寫信報平安，還可以看得懂文言文。像黃齡嫻進步這麼快的ABC雖然不多，但是一星期五天、小班制的密集訓練，多數ABC的中文能力都進步不少。葉德明表示，這群華裔子弟學中文的態度很積極，也很少缺席，加上處在說中文的環境裡，不進步似乎也很難。經歷認同尷尬期 十五歲以前父母逼著說國語，以後排斥說國語，直到「長大了」，才發現不得不接受外觀上仍是中國人的事實。廿三歲，在哈佛大學商學院攻讀碩士學位的丁照明就表示，其實在美國學中文和在台灣差不多，甚至連用的課本也一樣。只是環境不同，他們回到台灣就比較敢用中文，因為「不管說得好不好這裡的人都聽得懂。」不過會說是一回事，滿街的中文招牌還是常讓不大會認中文字的丁照明不知所措。不忘本，對自己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是ABC回台灣學華語的主要動機。但是這些年輕的華人多半都曾經過了一段認同的尷尬期，在青少年時代，他們幾乎都不喜歡說中文。丁照明說，十五歲以前都是父母逼著他說國語，十五歲以後他便十分排斥，因為同伴都說英文，他不想和別人不一樣。一直要到進大學才又開始說中文。「因為長大了，而且我選中文課在哈佛較容易得高分，」丁照明說。史坦福語言中心主任，也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表示，ABC總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因此在進大學前都不願意學中文。等到長大後卻「很痛苦」地發現，自己雖然在法律上擁有美國籍，但外觀上是個中國人的事實卻令他們不得不接受。在美國教過五年中文的政大語言中心主任黃麗儀也指出，美國人對少數民族的歧視並不因為ABC具有美國籍而稍減。小孩子不希望被歧視，就不想當中國人，而「不做中國人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說中國話。」因此，在美國的中國父母每到週末，「幾乎都是壓著小孩，又打又罵地將他們送到中文學校，」黃麗儀說。這段心不甘情不願的中文學習經歷，多數人要到上了大學後才能釋懷面對，到最後甚至化被動為主動，在學校選修中文課程。當然，除了清楚自己中國人的血統不能改變外，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經濟發展，也讓ABC們發現「會中文」是一項有利可圖的資產。麻省理工學院的徐奕暉就不諱言，美國經濟雖然不景氣，卻非常需要會中文的專業人才，學中文對未來就業非常有幫助，而且「中國人學中文也比較容易」。加州柏克萊大學法學院畢業，具有美國律師資格的何其昌表示，小時候總認為自己的華人背景是一項「累贅」，現在他卻挺後悔自己當時沒把中文學好，必須來台灣重新再來過。何其昌目前在約翰霍浦金斯大

學繼續深造，他準備好好運用自己的法律專業，並且練好中文，將來「以美國為基地，在台灣、香港和大陸發展。」利之所趨學華語 父母逐漸體會中文在未來經濟市場上的優勢，「學好漢文比學鋼琴、小提琴重要，沒什麼民族大義的理由」○「學漢語是大勢所趨，利之所在，」周質平表示，多數 華人父母已經逐漸體會到中文在未來世界經濟市場上的優勢，也會灌輸小孩子同樣的觀念。

「讓小孩學好漢語比讓他們學鋼琴、小提琴重要得多，沒有什麼種族大義 的理由，」周質平說。 這群 ABC 大部分都來自美國著名的大學，平常對自己的要求就很高，加上自認為是中國人，學中文應不是難事。因此有些人對回台灣學華語就抱著很大的期許，他 們希望能在短時間內了解台灣、學好中文，然後滿足地回到美國繼續未竟的學業。不過，即使他們對台灣或是中國的文化有種血緣上的孺慕，卻還是經常抱怨在台灣 找不到中國的傳統。 哥倫比亞大學心理系學生呂佩苓滿懷希望回到台灣學中文，「還認了兩百多個中文字」，為的就是想多了解台灣，看看父母生長的地方。在她的印象裡，台灣應該擁 有很多「老傳統」，不過她卻有些失望。「台灣人喜歡西方的東西，這並不是我回來想看到的，」看慣了美國人歧視亞裔，呂佩苓沒有想到有些台灣人還是以穿戴歐美的名牌衣飾為榮，除了吃的東西外，她 說台北市也沒有一點「台灣味」。不過，當會說台語的呂佩苓看吳念真的電影「多桑」時，還是不了解為什麼影片中的男人總是滿嘴粗話，還會大聲對女人吆喝，「台灣難道沒有人爭女權？」ABC 複雜心情 認同美國卻被美國人當中國人，回台灣又被當美國人，挫折很大，也很難對台灣有深一層的認識。 黃麗儀表示，當個 ABC 的心情是很複雜的；他們認同美國但是美國人卻把他們當作中國人，回到台灣又被當成美國人，因此挫折很大，也很難對台灣有深一層的認 識。或許現在只有他們才有資格來談身為中國人或台灣人的悲哀吧！但是誰在乎呢？對生活在這個島上的多數人來說，反正每年還是陸續會有像這些「美國味」很重的中國人，或是有點「中國味」的美國人像候鳥一樣「過鹹水」回到 台灣。不過不管他們是不是同樣的面孔，除了華語，台灣還能提供給他們什麼？

【1994-09-02/聯合報/39 版/探索】